

马叙伦的另一面

◎ 浙浙人物 □ 成放

一场大型话剧《马叙伦》最近在北京和浙江省人民大会堂上演,这位中国民主革命先驱,著名的教育家、哲学家、语言学家、报人、诗人,在他诞辰139周年之际,重新出镜亮相,这是值得庆贺的一件喜事。

话剧《马叙伦》由浙江省话剧团创作并演出,说明家乡没有忘记这位前贤。马叙伦1885年4月(另一说是1884年)出生于浙江杭县,1970年5月4日在京逝世。这个杭县,可能很多年轻人已弄不清楚,有必要唠叨几句。我出生在古镇塘栖,籍贯也是杭县。多年的演变,似流水滑过,这个杭县早已消失了,但他的土地仍然存在。过去杭县的地域,都是围着杭州的周边转的。三墩、瓶窑、临平都曾属于杭县。正是这样的地域形势,解放初的杭县县政府也曾设在杭州市拱宸桥,在浙江麻纺厂旁的一幢西式洋楼里,我也曾登临一览风貌。杭县也曾一度与余杭合并成一个余杭,后来又分治,余杭本来有独立建制,现在也都成了杭州大家庭的一员。小范围不断调整,大杭州则继续扩张发展,至今留存杭县痕迹最多的,是临平和塘栖两大块地区,具体不知马叙伦出生在哪里。

话剧《马叙伦》的主题主要从政治角度展开,叙述他作为“著名的教育家、坚强的民主战士、忠诚的爱国主义者”的一生,再现了中国民主促进会主要创始人和杰出领导人紧跟革命潮流前进的轨迹。

其实,马叙伦还是一位杰出的学者、报人和诗人,著作等身,成就辉煌。

马叙伦,字彝初(夷初),号石翁、寒香。他的高祖是农夫,曾祖是鞋匠,祖父进士出身,其父承继书香。他不足4岁,其父便为他延师开蒙。他自幼天资聪颖,在故乡养正书塾就读时,便是一班的翘楚,文史皆优,作文一连考上7次第一。17岁时,养正书塾改为杭州府中学堂。他原和一些同学约定毕业后去日本学陆军,不料,竟因为同学抱不平,触怒了学正和监督,被学校除名。从此,他只得得到上海谋生,步入了社会。

作为一位学者,他学养深厚,功底非凡,在我国传统语言学的文字、音韵、训诂各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尤其对文字学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博考金甲文,吸收60年来近人研究成果,数十年间三易其稿,撰成了学术巨著《说文解字六书疏证》,在学术史上占有突出地位。他在《疏证》自叙里说:“论以30年之功,草成此书……先后求得清代许书者之著作百数十种。”因而获得当时学界广泛赞誉。有学者认为:“六书疏证,博采众长,择精语译,有清代三百年来无此杰作。”

他还是一个博学多才的学者,对语言学、文学、诗词、哲学、经史、书法等方面都有著述。出版有《说文解字研究法》《马叙伦论说文选》《石屋续论》《石屋余论》等。他有研究石鼓文著作《石鼓文疏证》,训诂文研究《天山房丛著》,对老庄哲学也兴趣甚浓,有《庄子义疏》30卷,附录取卷,校补1卷;《庄子札记》等。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教育部部长、高等教育部部长期间,积极从事文字改革工作,1951年任“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著有《文字必须改革》《文改笔谈》等文章。

他的书法博采众长,别具一格。既具北派的雄浑、刚健,又有南派的清丽、秀逸。1964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马叙伦墨迹选集》,由著名书法家沈尹默作序。他对书法研究也真言实指,论见精辟。他曾作论书绝句20首,“为文结构谨篇章,写字何

曾有异常。布白分间如画理,最难安雅要参详。”“北碑南帖莫偏标,拙媚相生自超。一语尔曹须谨记,书如成俗虎成猫。”他对沈尹默的书法评价很高,谓其功力比肩米虎儿(米虎儿是指北宋大书画家米芾之子米友仁,小名寅哥,黄庭坚戏称他为虎儿)。他在一篇《王福厂沈尹默书优劣》的文章中,借当时舆论说:“福厂书平铺直叙,一无足观;尹默书王字底子尚不算差,相当知笔法,但其笔趣则缺然,不足名大家。”而他则认为:“此论尚非过为诋毁,特尹默不可与福厂并论;尹默书功夫不差,相当知笔法;唯以深于临摹,入而不出,故灵变不足,然无匠气;究非今日其他书家可望其肩背也。近时如……皆有王字底子;但一望而为匠人书,皆无笔法可得也。”他由此提出了一个精辟的论点:“然薄犹可医,俗不可治也。”他对这个“俗”特别厌恶,曾说:“避甜避俗须牢记,火候清时自有神。”

马叙伦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资深报人,可惜2007年出版的《浙江省新闻志》,没有收入这位老报人的办报和写作生涯事迹。他的早期经历显示,1901年他从杭州到上海谋生的第一份职业就是参与办报。帮助《选择报》《新世界学报》《政艺通报》《国粹学报》等报刊编辑撰稿,宣传革命思想。1911年夏赴日留学,由章太炎介绍参加同盟会。回国后在上海创办《大共和日报》,章太炎任社长,他任总编辑。他非常仰慕民国浙籍报人汪康年,在《石屋续论》一书中写有《汪康年》一文,因他家与汪家有“孔李之好”,曾于光绪二十八年随介石和宋子平从杭州到上海拜访,而且在上海滩头购一部其在主持《京报》《中外日报》时期的言论集,深为赞叹:“丈在当时实为一社会导师,其议论品评,今时或视为未足当意,发于彼时,固可谓言人所不能言也。”

1945年抗战胜利后,进步刊物《周报》创刊,唐弢、柯灵任主编,郑振铎、傅雷为赞助人。他们希望物色一位德高望重的耆宿撰文,傅雷首先举荐马叙伦。于是,他成了《周报》主要撰稿人,一共撰写了31篇文章。为配合民主运动,他为《民主》《文萃》《新世纪》《新文化》和《文汇报》等报刊撰写了40多篇文章。毫不夸张地说,他的办报写作,是笔墨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代和近现代的学者,大多从幼庭训严学,受教有方,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无所不涉。马叙伦也不例外,他也是一位能诗高手。但他不无谦虚地说:“我做诗是没有‘师承’的,也不向古代诗人坟墓里觅他们的尸骨,不过在自己的圈子里拉拉唱唱,不过写我自己想写的。”说明他的诗不趋炎附势,出于真心。

1929年,他写诗“袍笏登场双一回,未翻



1939年,马叙伦摄于上海法国花园

素志鬢丝衰。身无媚骨难谐俗,从此柴门不再开”以此明志,辞退官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每年逢此日子,都要写一首诗留存,1933年写下一首七绝:“可怜歌舞奔金城,边月仍圆岁月更。我自年年歌当哭,旁人错认绕梁声。”他还写过一些题画诗,如《题画竹》:“竹影摇风翠欲流,萧然尘外一闲鸥。此生不与群芳竞,独立空山自献愁。”《题画梅》:“寒风傲雪独自开,清香四溢沁人怀。不畏严寒迎风笑,只为人间送春来。”清新自然,意味隽永。

他曾谦虚地说“余本不娴诗”,却不断为他人改诗润色。为龙环改《送春诗》云:“柳条不系东风住,暗约明年依旧来;唯有群芳悲久别,各零红泪泪沾回。”又为佩瑛改诗:“子规啼毕含愁去,朱紫纷纷泣下来;怪他杨柳无情思,枉有千条挽不回。”

他不但写诗,也做诗评。在一篇《杭州闺秀诗》文章中,赞扬北宋张照妻王氏作的西湖曲《菩萨蛮》,为家乡的景色而自豪:“横塘十顷琉璃碧,画桥百步通南北;沙暖睡鸳鸯,春风花草香。闲来撑小艇,划破楼台影;四面望青山,浑如蓬岛间。”这首写西湖的词,确实写得美,作者王氏名不可考,在《全宋词》中仅此一首。

斯人已逝去半个多世纪,人们还是念念不忘。故乡的艺术家把他的事迹搬上舞台,再次流传酒遍神州,这是对他精神竭诚,全心铸成的辉煌业绩之回应。从各种著作和网上检索,无论给他多少桂冠和美誉,他都是当之无愧的。他以自己的人品、学品、魅力教育人、感悟人、熏陶人,给后代留下了丰硕的宝贵精神财富,这正是曹丕所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他浩大的翰墨,等身的著作、精辟的识见,正说明了文字之“无穷”,历久而不朽!

◎ 史林偶拾

沈尹默引荐陈独秀进北大

□ 李健

1907年,沈尹默在杭州认识了陈独秀。多年后他在《我和北大》一文中回忆道:“有一次刘三招饮我和士远,从上午十一时直喝到晚间九时,我因不嗜酒,辞归寓所,即兴写了一首五言古诗,翌日送刘三指教。刘三张之壁间,陈仲甫来访得见,因问沈尹默何许人。隔日,陈到我寓所来访,一进门,大声说:‘我叫陈仲甫,昨天在刘三家看到你写的诗,诗写得很好,字则其俗人骨。’这件事隔了半个多世纪,陈仲甫那一天的音容如在目前……我和陈独秀从那时订交,在杭州的那段时期,我和刘三、陈独秀夫妇时相过从,徜徉于湖山之间,相得甚欢。”

1917年1月,在北大任预科国文教授的沈尹默逛琉璃厂时偶遇陈独秀。故友重逢,心情激动,两人把虫话旧,相谈甚欢,得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因要和东亚图书馆合编一部辞典,此次来北京是筹款。沈尹默回到北大后立即找到校长蔡元培,推荐陈独秀出任北大的文科学长。蔡元培早就想引进有新思想的人才,便亲自找陈独秀谈。陈独秀此刻的心思都放在《新青年》上,想不到北大任教。最后蔡元培允允把《新青年》也搬到北京来,他才同意出任北大文科学长。从此,《新青年》在北京竖起了新文化的大旗,旗下汇集了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一批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拉开了五四运动的序幕。

以书结缘的师生情

□ 姚秦川

鲁迅外表给人一种威严冷峻之感,其实了解他人都知道,鲁迅心地非常善良,助人为乐甚至成为他的“必修课”。

1936年初,正在上海新亚中学任教的木铃木刻社成员曹白(原名刘平若)想要购买鲁迅的杂文集《二心集》和《伪自由书》。不过当时他跑了好几个书店都没有买到。思来想去,曹白决定写信给当时还不是很熟悉的鲁迅,想看看他手头上有没有这两本书。在信的末尾,曹白特意表示,“会一分不少地奉上书款”。

收到曹白的信后,想到年轻人手头并不富裕,同时为了不让更多曹白感到不安,鲁迅特地在回信中写道:“您所要的两种书,听说书店已将纸版送给官老爷,烧掉了,所以已没得买。既有,恐怕也不贵,犯不上拿做苦工得来的钱去买它。我这里刚好还有这两本书,可以奉送。”除此之外,鲁迅还在信中说,他会再送一本历史小说《故事新

编》。鲁迅生怕曹白内心过意不去,特意申明:“我目前经济并不困难,送几本书,是毫无影响的,万不要以为我有什么损失了。”

能收到大作家鲁迅的亲笔回信,对当时只有二十出头的曹白来说可谓喜出望外,更让他感受到了鲁迅的热情和谦和。时间不长,曹白又大胆子将自己写的三千多字的《坐牢略记》邮寄给鲁迅。此时的鲁迅正处于大病之中,不过很快,他便根据曹白的来稿为基本素材,以自己的名义,撰写了《写于深夜里》,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专制统治进行了彻底的揭露和猛烈的抨击,在当时影响非常广泛,连带着也让曹白跟着名声大振。

从那之后,曹白与鲁迅因书结缘,开始了亲密交往,仅半年之内,鲁迅就复信曹白15封,曹白也成了鲁迅最得意的弟子之一。不过谁也没有想到,到了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病在上海去世。消息传来后,曹白痛哭流涕,表示自己“失去了最重要的一位师友”。

郑板桥收取书画润格启事

□ 阎泽川

我国古代文士画家,替人写字作画所得之报酬谓之“润格”。

清代著名的书画家郑板桥,曾写了一条收取书画“润格”的启事,内容是这样的:“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中心喜乐,书画

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贻欠尤为赖账。年老神倦,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语言也。”这后面,郑板桥还写着一首诗:“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任渠话旧论交接,只当秋风过耳边。”

郑板桥是“扬州八怪”之一,这条启事和这首诗写得确实有点怪味,但对那些想附庸风雅、又不愿割舍钱财的达官贵人,无疑是一个绝妙的嘲弄。板桥性格的落拓不羁,也可见一斑了。

郑晓巧拒贿金

□ 陈思炳

郑晓在明朝嘉庆年间任过吏部和刑部尚书,是朝廷重臣。不过,官大权也大的郑晓立下“一介不取予之节”的誓言。他一生为官,始终廉洁自守,留下一世清名。

郑晓在京做官时,老家浙江海盐县有人到京城拜望他,见面时带来了礼物。那礼物乍一看很平常,是一筐茶叶。郑晓自付:茶叶是家乡土产,却之不恭,也就收下送入后堂。可是郑晓的夫人用手指拨筐里的茶叶,却发现了茶叶下面暗埋

着不少金首饰。夫人是个明事理的人,赶忙差人把郑晓请进后堂。

郑晓看到那些金首饰,也着实吃了一惊。他想了想,叫夫人仍用茶叶将金首饰覆盖如初,然后不动声色地走出来,对送礼的人说:“我原以为家中缺少茶叶,所以收下了你的礼物。适才人内问了夫人,方知家中其实还存有不少茶叶。既是这样,您的茶叶我就不必留下了。”

说罢,郑晓命人把那筐茶叶又搬了出来。送礼人无语可说,只好把茶叶连同金首饰原筐带了回去。

◎ 老照片

每一幅照片背后,都有一个故事
每一个故事后面,都有一段历史



90多年前温州赛龙舟

温州的龙舟竞渡在宋代就非常“出圈”。南宋全国性地理志《方輿胜览》提到温州“端午日竞渡于会昌湖,里人游观弥岸,绮罗彩舰鳞集数里,华丽为它郡最”。这一习俗一直传承了下来。民国时期的端午赛龙舟也非常热闹。图为1930年前后温州梧田端午赛龙舟现场。

照片提供者:江新诗

冯登府与林则徐的交往

◎ 其人其事 □ 梅晓民

冯登府(1783~1841),字云伯,号勺园,又号柳东,嘉兴王店人。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进士,先后任福建长乐县知县和浙江宁波府学教授。冯登府一生著书立说,经学造诣颇深,他与民族英雄林则徐的交往,是从重修《福建通志》时开始的。

道光九年(1829),闽浙总督孙尔准提议重修《福建通志》,并聘请陈寿祺任总纂,冯登府等任分纂。是年端午节,官府宴志局同人,正在家为父守孝的江宁布政使林则徐闻讯也来参加。林则徐虽丁忧在身,却十分关注修志事宜,与陈寿祺、冯登府等人往来十分密切。其时多日下雨,冯登府即席赋诗二首,其中一首云:“光明吹黍半蹉跎,自笑年来被墨磨。吴越朋簪联旧社,江山夜雨助新歌。李彪修史白衣少,文举著书青卷多。难得名场容跌宕,闭门一老未能过。”柳东诗成,在座诸人纷纷唱和,而林则徐的《和冯云伯登府志局即事原韵》一诗最有名。诗云:“西清旧梦未蹉跎,南部新书共切磨。重与黄眉翻故事,相逢青眼起高歌。邨中七子论才敌,海上三山得气多。愧我萧斋愁坐卧,巷南啄笋少经过。”此诗

引经据典,对仗工整,也倾注了对通志局的关注及勉励。

为改善福州水利情况,林则徐曾与当地官绅协力重浚小西湖,就在今年夏天,林则徐相邀冯登府在整修一新的小西湖上泛舟,并写下了“风物蛮乡也足夸,枫亭丹荔茗亭茶。新潮拍岸添瓜蔓,小艇穿桥宿藕花”等诗句。

道光十九年,林则徐在虎门销烟,从而唤醒了有识之士的爱国意识。道光二十年7月,英军攻打定海,腐败无能又胆小如鼠的满清朝廷慌忙勒令林则徐停止禁烟,还革去了他的两江总督职务。道光二十一年,英军北上侵袭浙江沿海,形势十分危急,无奈朝廷只得将林则徐调往镇海御敌。这个时候,冯登府正任宁波府学教授,两人经常诗词往来,更唱迭和。

面对英国远征军的嚣张气焰,林则徐主张研制大炮和战船,曾向当地的炮局委员汤俊、王鼎勋等了解镇海前线铸炮备战情况。而他自己也非常重视军事书籍的收藏,书斋中曾藏有一册明朝火器理论家焦勳撰写的《火攻要》。为了获得更多有关铸炮的文献资料,林则徐委托冯登府代为搜集。接到这个任务后,冯登府不敢怠慢,想尽办法到宁波“天一阁”藏书楼搜集到一部手

抄的《焦氏兵法》。该书对策砲炮台、大炮构造及铸法、炮弹配料、装放方法等技术介绍甚详。林则徐得知此消息后非常高兴,立即写了一封信,对冯登府表示感谢:“知《焦氏兵法》一书已承觅有抄本,所言铸炮之法颇详,昨已检付此间炮局,以资参考。”林则徐十分想看看自己非常需要的兵书,为了节约时间,只好委托冯登府先借书目一阅。他对冯登府说:“天一阁所藏兵家数种书,想必别有秘编,可否先以书目寄示。拟月内或可到府奉访,即登范氏书阁一观也。”信中,林则徐还向冯登府报告喜讯“粤洋于清和朔日(即农历四月初一)大获胜仗,烧毁击坏大小夷船七只,生擒逆夷七人,颇足以振国威而伸公愤,凉闻之亦必为一快也!”这封信不但体现了林则徐与冯登府之间的深厚友情,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忧国爱民、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民族英雄形象,令人肃然起敬。这件林则徐的亲笔真迹现藏辽宁省博物馆。

但好景不长,是年六月,道光帝下旨,革去林则徐“四品卿衔”,“从重发往新疆伊犁,效力赎罪。”十月,宁波被英军攻陷。这时的冯登府已有恙在身,正在老家王店养病,当他听到此噩耗后即“忧愤交加,病剧而卒”。